

藝壇奇女子

劉喜奎·樂蒂

田維平

雙妹絕艷身世堪憐

讀中外雜誌五卷六期摺毓先生「劉喜奎顛倒衆生」一文，引起了五十多年前的回憶。我過去沒有別的嗜好，除暇時遊覽名勝山水外，很喜歡看各種戲，尤其平劇。只要有好角演其所長的戲，總喜歡抽暇去欣賞。自離開北方後，對於戲劇常有「曾經滄海難爲水」之感，暇時乃喜看國片電影。看的雖不算多，但大明星們主演的片子，或多或少的都看過。在這些紅伶與明星中，有兩個人給我的印象特深，一個是劉喜奎，一個是樂蒂。她們演技均屬上乘，她們的容貌，更稱得上絕代佳人；而最難得者是她們的堅貞品德。將這三種條件合起來，真是數十年，人不多見。十幾年前在香港報紙上，看見劉喜奎之名，列入北平某種大聯歡會出席人之列。她今若還在人世，其年齡當在七旬以上。竊憐美人遲暮，仍難免受匪擺布。而樂蒂綺年玉貌，尙受千萬人愛護，乃受不住惡劣情勢壓迫，竟於去歲十二月，自戕身亡，尤令人感其身世堪憐。現值樂蒂逝世一年之祭，特寫這一篇拙文，以表示對這兩個數十年難再見的女藝人之悼惜。

六宮粉黛無顏色！

民國初年可算是平劇最盛時期，尤其爲坤角戲最精彩的時期。那時在北平男女不許合演，男戲班生、丑、淨、旦，都由男人扮演，坤角班則均由女子扮演。但同場戲，常常二簧與梆子（亦稱秦腔）交替演出。有的演員對兩者均能演唱。如劉喜奎的戲椰子居多，但其二簧亦很受人歡迎。民國四年夏我在北平住留過兩月餘，彼時譚鑫培年老體衰，暑期未出演過。楊小樓劉鴻聲戲價特高，且乏好旦角合演，故在第一舞臺每月只演幾次。最能叫座的戲園，男班爲吉祥園，其主要演員爲梅蘭芳、王鳳卿；女班爲三慶園，其主要演員爲劉喜奎、趙紫雲；廣德樓，其主要演員爲鮮靈芝、張小仙；中和園，其主要演員爲金玉蘭、李桂榮。梅蘭芳演出的吉祥園，因爲距我住地甚遠，未去看過。我共看過三次戲：第一次去廣德樓，其大軸爲鮮靈芝的辛安驛，其扮像之姣豔，動作之活潑，引人入勝。第二次去中和園，其大軸爲回荊州，金玉蘭演孫尚香，其扮像、態度，高雅華貴，可謂恰合皇妹的身分。第三次去三慶園，其大軸爲劉喜奎，演全本二縣令。劉扮舊縣令之女，自其父死居喪起，後經繼母百般虐待，賣給新縣令家作丫頭，偶見舊時玩球之地，傷感痛哭，爲新縣令發覺，認作義女止，長達一小時餘。其餘縣令女幼時的扮像，淡雅天真，作丫頭時的扮像，清麗脫俗，與鮮靈芝等比較，真有天上人間之感。其工作尤爲細膩深刻，使人不覺是看戲，而係身臨其境，目覩事實。故當時全場靜無聲息，只有看到她受虐待時，好多觀者對虐害她的人，發出痛斥之聲，痛斥聲太多時，演者有些受不了，半開玩笑的說：「我不認真作戲，太爺們看了不過癮；認真的作戲，又常受『打通』，叫我怎麼辦理？」劉的配戲者，多是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未出臺時，都覺得很美；但到和她並立一起時，相形之下，就都顯得爲庸姿俗粉。長恨歌裏有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一語，看了劉喜奎的戲，就會有這種感覺。彼時北平報曾登有老譚一段感慨的談話，說：「男有梅蘭芳，女有劉喜奎，吾其休矣！」可見當時這一男一女的旦角，使戲劇大王譚鑫培，亦感受威脅。

逃出張勳手，不作曹錕妾

民六我由津返平，住居了六年多。彼時老譚已去世，金玉蘭聽說嫁了人。看了一次鮮靈芝的戲，扮像已似中年人，而且演的時裝新戲，看了令人倒胃口。劉喜奎過去在徐州演戲，曾受張勳脅迫同宿，設計脫逃。張勳復辟時，躲入東交民巷。直至張澈底失敗，始復出演戲。曾看過她演的趙五娘、蝴蝶杯、宋金郎、杜十娘、遊龍戲鳳、戰宛城等戲。她不但扮像姣美，仍如兩年以前，而其作戲無論青衣花旦，都是恰如其分，絕不過火。使人覺得不是看演戲，而似身臨其境，看一個絕代麗人的遭遇。猶憶一個星期日下午戲，喜奎貼遊龍戲鳳、大戰宛城雙劇。許多名流學者聚集前排觀看。遊龍戲鳳演出時，有女士們在樓座以望遠鏡看劉，引起哄堂嘩笑。某品學兼優，受人崇敬之校長，在臺前起立搖手，請大家不要喧嘩，影響別人觀劇。故爲劉捧場者，大多數爲愛美愛藝術者，並非捧角，因她是不受人有不良企圖的捧。同年夏秋，順天時報主辦選舉戲劇大王，童伶第一、與坤伶第一，當選者爲梅蘭芳、尙小雲、劉喜奎。當時報紙對梅、尙之當選，批評的很刻薄，且涉及其私生活。只有劉喜奎除有一文攻擊陸錦不應以參謀次長捧其當選外，餘多譽爲公平。報載陸捧劉以最多票當選後，屢向其求婚，被劉拒絕。七年秋，曹錕以四省經略使之尊，欲娶劉作妾，對其家人及親戚化了上千萬大洋的活動費，仍無法使劉回心轉意。當時有將以勢力強制之傳說，劉乃毅然停演，避居天津租界。是以八年以後，再無機會看她的戲。

綺年新寡撫孤守節

二十三年夏，在平遇見一位被人稱作柴大官人的朋友。他爲人正直，交遊甚廣，好救人急難。因其姓柴，排行居長，故有柴大官人雅號。有一天與他談及劉喜奎，說劉拒絕曹錕、陸錦後，嫁給參謀部科長崔承熾爲妻。不

幸未滿一年，崔暴病死亡，遺有一歲多的孤子。劉守寡撫孤，足跡很少出戶。但當年無條件捧場的人，如想見面談談，尚不堅拒。他曾由劉的一個親戚陪同，去看過一次。劉雖年近四十，仍甚美麗，但衣着樸素，脂粉不施，別有一種高雅的風韻。她的兒子已十幾歲，劉謂：除撫子成人外，別無他圖。他並告訴我，劉當年所以堅拒曹錕、陸錦，因她的祖父係清代翰林，她為不肯辱其門第，乃誓不作人妾。

我認為凡人能對其信念堅守，亦即對其所認為是之事，堅持原則，身體力行，都可算是塵世的好人。劉氏因其為儒林林宦後裔，不願辱其門第，故寧棄富貴如敝屣，而甘心孤苦守節，撫育幼子成人。門第觀念，是否合乎時代，乃另一問題，以優俗而能如此自重，總算是難能可貴了。

樂蒂之美平生僅見

劉喜奎停演平劇以後，幾十年來，色、藝、品德，堪與比擬之藝人，實不多見。而電影界之樂蒂，若以此三者論，實可謂與之不相上下。樂蒂因演倩女幽魂、紅樓夢，及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古裝戲，名馳中外，被人譽為古典美人。其作戲絲毫不苟，將所扮的人之個性，刻畫入微，不瘟不火。使看影劇的人，覺得不是看演戲，好像是真事實排在眼前。樂蒂之美，並非純由漂亮古裝的襯托，而實因其為天生麗質。她着華麗衣服，演古裝淑女，固美得無瑕可擊；在梁山伯與祝英臺劇中，演臥床患病，穿樸素睡衣時，亦顯得姣美異常。紅樓夢一劇集邵氏公司美女之大成，各有美麗的容顏與服裝。但與扮演黛玉之樂蒂演對面戲時，就顯得相形見拙。樂蒂演時裝戲，如癡人豔婦、夏日的玫瑰、太太萬歲等，其典雅華貴亦絕不遜於其古裝。故就影劇論，樂蒂之藝，固屬上乘，然尚有可與之相伯仲者。而樂蒂之典雅美麗，在藝人中實不多見。惜其時運不佳，命運多乖，在藝術正成熟，容貌仍美艷之際，因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棄愛女不顧，自殺身亡。去歲出殯之日，報載千萬人塞途，哀悼此一佳人，可見觀

衆對她愛護之深。

麗質天成一代雙艷

據港臺出版有關哀悼樂蒂的各種專刊與報紙披露，樂蒂生活優裕，與陳厚離婚後，向其寫信求愛的人，不計其數。去歲來臺，因偶對人言在香港問卜，謂其未來對象姓黃；返港後不出一月，黃姓人向她求婚的信，超過千封。她若爲平常婦女，何難於後半世過快樂舒適生活。徒因她對愛情與婚姻珍視，受婚變打擊後，害怕一切男人，不敢輕易接近，以致時常終夜失眠。在寂寞痛苦之際，又偏遇見童年的男友高遠，使她得到短期精神安慰。及聞高妻恐她與丈夫愛苗復生，表示要自殺以抑阻。樂蒂乃公開聲言，她與高屬好友，但絕無其他企圖。她已飽受離婚痛苦，絕不願將自己的快樂，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。不久遂自殺以明其志。這種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的精神，實值得人們欽佩稱揚。先聖的恕道，竟由一個女藝人身體力行，誠屬難能可貴。

影星們最多緋聞，尤其漂亮的女星，報紙常喜渲染其生活上兩性間的趣事。樂蒂以公認之古典美人，列爲頭等紅星，已七八年，報章及什誌從無對其私生活有評議者。反之，多稱譽其天性好靜，甚少外出遊樂。結婚後對夫備極溫存，對其女十分愛護。可謂極盡婦道，與發揮母愛。這樣賢良的淑女，竟無法挽回其夫之感情，以致鬱悶自殺，真是人間憾事。

劉喜奎與樂蒂這兩個劇界絕代佳人，有甚多相似之處。劉因係演舞臺劇，故我親見其人很多次。雖然着戲裝與普通裝，其間不無差別，但必相差有限。樂蒂係演影劇，所見者乃其影而非眞形，似難將二人的美，來作對比。不過去歲樂蒂來臺，報載有不少女影迷，親晤後語人：其容貌與電影上沒有區別，只是顯得更爲美麗。故我現就舞臺劇中的劉喜奎，與影劇中的樂蒂，對其容貌，試作比較。劉之皮膚似顯得更爲白嫩，但因身材較小，且裹

小腳，身段似不及樂蒂。她們倆都兩眼黑白分明，且有不可形容之光彩。她們都化妝淡雅，不失本來面目；如一般女角化妝，每把兩頰抹的通紅，只露出白鼻樑，有的甚至將眼皮亦抹紅，顯得非常不自然；亦每多塗黑眼簾，藉以顯其眼大，反使眼球成了全黑無白，殊不雅觀。劉與樂蒂的化妝，從未見有這種不自然的矯揉造作。

樂蒂之死其情淒絕

以劉與樂蒂的演技論，她們演戲時都絲毫不苟，很小的動作，亦均不疏忽。尤其她們不作過分的表現，以討好觀眾。而求逼如其分，使人們好像親親真真入真事。如梅龍鎮之鳳姐，係花旦戲，普通演者多賣弄風騷，藉引觀眾笑樂。劉演此劇，則表現一個天真少女，受一個假扮軍爺者挑逗時的窘迫情形，維妙維肖。真是「樂而不淫」。鴻鸞禧之金玉奴，本係天真無邪，愛慕一個少年窮秀才。演此戲者，每多在金玉奴出場時，就說話嗲聲嗲氣，舉動粗陋，以博觀眾的歡笑。樂蒂演此劇，將金玉奴對莫稽之同情愛惜，表現的恰到好处。而無絲毫過分做作。故劉與樂蒂論演技實不相上下，而走同一的戲路。

他們兩人的品德，亦諸多相似。以演戲爲生，而能自愛自重，不受捧場者引誘作弄，已屬難能可貴。如劉喜奎之不受軍閥權勢威脅，金錢誘惑，寧放棄演戲職業，避入租界，誓爲不辱門第，拒作權要的妾侍，而甘願嫁一窮科長，且艱苦守節，以終其生；樂蒂誓不將自己的快樂，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；寧願捨棄愛女不顧，自殺以求解脫。都是慘澹壯烈，可歌可泣。至於不辱門第之觀念，是否正確，自殺是否人生正道，乃屬另一問題；她們能就其所信爲是者，而堅貞篤守不移，即屬難能可貴。試想如果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們，都能堅守篤行其信仰之主義、教義、理想或倫理規範，則天下太平，民生安樂之獲致，當非難事。